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容春堂續集卷五

明 邵寶 撰

七言絶句百二十三首

七言絶句

得湛司成書

甘泉一劄自金陵我正題詩寄兩僧詩到白沙難着語

海天亭上望南鵬

送劉介夫二首

瘞卷卯邊秋草多兩知亭下客頻過故人三宿還辭去獨聽滄浪柰水何

炎荒蜀道宦途長何處風光不飽嘗鹿洞舊游時入夢煩君為我賦新堂

贈馮廷伯

看竹何須問主人主人讀易已忘春一聲啼鳥山居靜境似桃源不避秦

寄山寺讀書諸友

錫山南下舊僧居賢者今來借讀書門鑰自收橋板斷要教遊客笑人迂

題畫三首

南湖秋接洞庭波湖上閒人草結窩白晝清風足幽夢月明時復和漁歌

待月東岡十載前曾教短許謂東盧和詩篇而今舊話休重論自倚秋光對海天

藍水飛流界玉峯風聲寒落隔溪松道人細味悲秋句

日落空江聞遠鐘

題王元章梅卷

五陵豪客梅華筆寫盡江南萬古春莫向尋常乞題品
赤城山下有詩人

寄天台友人

天台峯下杖從容曾是江東五馬公若問兒童歌舞地
敬亭山色畫圖中

聞周用仁言褱甫作詩遣瘧詩以問之

古聞詩句曾驅瘧石老今誇筆有神莫道幽明非一理若能驚鬼定驚人

借觀楷木杖于成汝從詩以還之

楷木天然理最端孔林千古挺高寒誰將規作扶衰杖合與周模一樣看楷木在周公墓上故云

月中對菊口占二絶先是兩家僮種菊數本是夜又索於南鄰既至東鄰聞之繼送亦至即雨中往觀者也

雨中曾向東鄰看月下南鄰又送來數本秋花千古興

一尊須為故人開

南鄰索菊東鄰送只欠江州酒榼來數月苦心三日賞

一般清艷兩家開

為俞實齋題畫 予識實齋在吾外叔祖時亨府君之館于今四十九年矣過我請題予烏得無情哉

履齋畫裏實齋堂四十餘年故意長我識渭陽情更切

西風岸藻不勝黄

謝趙良伯送竹二首

種竹無時亦漫談厭乾惡濕竟誰堪貞元兩字生生本
何事山人不解參
三十八竿真碧玉湘妃淚點尚斑斑冉涇東畔書臺上
行見千年老鳳還
答如山
南沙亭上有書來安得新晴月滿臺賦罷幽詩對風雨
江天漠漠鳥雙廻
志喜答文玉用前韻

彭蠡波平陽鳥來滕王依舊水中臺虔州兵速神旗復

安慶城堅賊艦廻

文玉見月用前韻復之二首

雨聲初靜月光來知有高人獨上臺我亦夢遊天柱頂

長歌風動絳雲廻

桂花巖下月初來上盡層樓復上臺塔畔烟收星錯落

城邊露下水縈廻

忽聞點易臺泉出

點易硃聞滴露研忽傳此地有原泉莫言一滴無多水
點盡乾坤是盡年

試曲水

正月已盡二月來梅花半落杏初開山中新作蘭亭水
明日同人試一盃

王中書畫菊

石庵畫竹妙古今菊也亦復鈎其深相逢莫認花顔面
同是歲寒君子心

新泉雜詩六首

瘞卷碑邊泉水生一泓環繞似多情文章本是乾坤秀光上星辰潤下行

久旱驚看此地泉涓涓未便到山田野人不作爲霖夢爲語隣僧莫浪傳

山人愛泉泉出山泠泠聲在白雲間有情無情不須問泉與山人心共閑

清看滴滴松梢露靜愛源源石罅泉滴滴休誇天上水

源源涓識地中天

上方得石石如臺下界泉從石竇來欲向中間斜作磴磴邊松樹任僧栽

滴露泉邊聽玉聲萬峯無籟晝琤琤報時不用蓮花漏一息中涵萬古情

秋日山中聽泉

石縫汩汩池泠泠下池聲似上池聽天一生生今若此八峯雲霧一峯青

陸全卿夜過錫代柬 二首

公曾寄我惠山詩謂我憂時論自奇欲向歸舟更披寫五更寒卧不聞知

回首羊腸謝險途歸來還自舊陳湖他年故有尋僧興何處青山酒一壺

王中書為祖上人寫翻經圖松庵僧請題志感

誰識翻經祖上人中書畫裏見來真當時客有先公在不見風儀獨愴神 先公謂吾高伯祖履旋高祖履素二府君也與祖上人為方外交中書作

畫其時哉其時哉後百卅年嘉靖改元二月七日識

為馮廷伯題畫 二首

八極周流皆我神世間爭愛夢中春憑君莫向痴人說誰信無身是有身

茫茫碧海上無天何處乘槎不是仙回首漢廷千載矣令人却憶問津年

謝王郡公送鹿

書院初成路亦開呦呦鹿自郡堂來廿年却醒廬山夢

春草還生點易臺

月巖

巖巖千仞江邊石海月高時影在波有客吹簫非赤壁主人高興夜如何

讀馮廷伯元始剩語三絶

會當子午全無象子到中間一點生從此乾坤還日月此天先後自分明

太極生人人會談但能知二不知三誰將拈出三中一

還與濂溪老子叅

纔怪多言言巳多風來水面便生波不如跳出樊籠去

獨和堯夫擊壤歌

吳蜀勝遊

西入岷嶓東到海長江萬里似銀河憑誰為問乗槎客

天上人間樂柰何

種蘭謝趙宜興

九畹滋蘭自楚人草荒茅塞幾千春而今乞得山中種

老眼看來種種真

和丁仁夫夢中憶渙然亭

三子從容侍一亭夜深燈火共談經因君却愧菴意

曾許春風點瑟聲

喜鵲圖

他年屢為占慈母母亦屢占遊子歸今日中庭無一事

閑看風色亦依稀

䕶草圖

百年日短子心長我為䕶花愛此觴今日東湖圖畫裏
綵衣春酒慶當場

春日觀畫於成汝從宅

龍眠獵騎雲湖蔺筆底風神眼底稀春日石魚湖上雪
坐憐清賞幾添衣

錢元抑春日過訪用文内翰韻四首

舊隱歸來已十年風波回首幾推遷如聞野史新評在
勇退人今又姓錢

記得湖南節偶停曾將新政問朝廷草疏解后衡山子相對琅函眼共青

中年筆硯未曾荒新稿相將滿舊堂湖上行人時指點錢家村是鄭公鄉

東風吹草正忻忻又向前庭迓故人一道清泉千挺竹與君還約看山春

壽九十翁楊守愚

天順年初仁壽堂宏治年中人瑞坊九十四年還此老

仰看前輩益輝光仁壽堂者京師茹氏有翁年百四歲時英宗復辟賜高年服聞翁名既賜之復命京兆燕之然後召見便殿仍命六卿往賀堂為是作人瑞坊者太倉毛翁年百歲時撫按諸公為之建也其孫大簡公澄以狀元位大宗伯翁亦受贈如其官云

答王子春留別二首

歲晚山林萬木空獨行長向老松東迂夫最愛寛閒地未肯尋源到水窮

清靜平生性所偏晚年經濟敢求全堯仁浩蕩元無界何處山林不是天

醉石次韻

太湖之南多秀峰湖船偶載過蓮蓉何當移至三峯下
餘我千年雙古松

戲贈秦國英

君家竹林鄰我林隔牆共保歲寒心一番雷雨籜龍起
貽我數莖千萬金

山中送春三絶

三月中旬已送春薔薇架畔木香新能黄能紫非無色

終與東風隔一塵

留春不住送春歸多事楊花點客衣有興重來那用約青山白髮久忘機

苦雨却憐新水漲喜晴還恠野花開野花徑畔春將去新水橋邊晚未回

墨竹

舊梢新葉緑毵毵四十分中已得三剛道清隂猶未遍徑邊時有客來叅

題竹枝壽鳳山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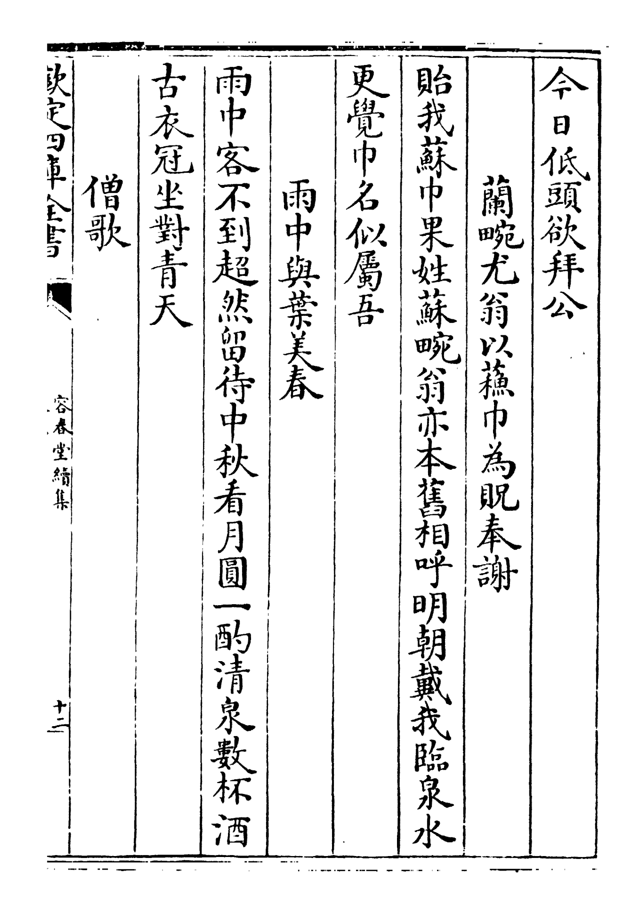
梅花道人寫竹枝湘江風動碧雲時一緘北為司徒壽如向初筵歌菉猗

山僧恵燈誦昔人詩因次其韻

静清深處許吾閒朝看雲來暮看還涇上再歌倪老句邵家亭子面西山

聞管大夫祈晴之勤口占用致愛助

却蓋褰裳走雨中風雷壇下露丹衷病夫少亦叨民社



今日低頭欲拜公

蘭畹尤翁以蕉巾為貺奉謝

貽我蘇巾果姓蘇畹翁亦本舊相呼明朝戴我臨泉水更覺巾名似屬吾

雨中與葉美春

雨中客不到超然留待中秋看月圓一酌清泉數杯酒古衣冠坐對青天

僧歌

山中來往幾年年侍有雙僧不論禪我句僧歌還擊節隔林風葉送流泉

詠梅花菊

籬落秋芳本自華色香况復似梅花誤將栗里先生舘認作孤山處士家

贈董道卿三絶

舊時品士亭前客却到吳山獨慰予風月東湖佳興在一方青竹數行書

校書幾度入廬峯題遍雲泉石畔松高座只今塵滿壁

夢中猶憶講時鐘

迎養東西有老親魚羹不負著書人百年道眼風山老

留得門牆一脉春

山中感事 二首

羽人鍊將皒忠賢神道猶能四百年到此術應隨數盡

秖留清洌在山泉

當時本藉忠賢重却為忠賢覺厲誣舊廟已空新廟静

睢陽回首隔江蕪

為勲姪題元人詩畫

前輩風流畫裏詩六人異代不同時清平一曲多春興只許金華太史知

送陳嘉猷赴朱氏館

五里湖南御史家春星寒帶草堂斜太卯今在皐比席日與諸生泳聖涯

山中看梅簡如山裏甫三首

山中梅比城中早却為春寒也較遲多事鄰僧添轉語

梅遲應待老夫詩

牆角踈花兩樹香春風滋味已先嘗便教萬樹連山谷

不似衡寒意更長

觀梅出郭看燈還到處春風興獨闌不識沙翁偕石老

有無佳句及青山

題畫

鳳凰不至幾千秋儀羽胡然在石頭筆底是真還是幻

定應清夢到西周

留周文起宿齋中曉起

有客宿宿春風中吾將作傳如倉公蓉湖藥室似董奉一色杏花千樹紅

送黃司訓

春江淥淨帶晴煙曉發蒼梧萬里船酒盡長亭賓客散有人極目楚南天

觀滄浪吟卷 正德己卯冬予遭逆瑾之難在東朝房聽旨三江毛先生過我論詩

竟日乃去以滄浪卷欲觀未得為缺
今日偶得之追念疇昔情見乎詞

滄浪吟卷三江話助我論詩到日斜邏卒屢過眉容靜
不知門外有風沙

與馬天常留别

汪倫送我不如君君到嚴州路亦分莫道桃花潭水淺
回頭還溥富春雲

月正四日至山中

曉出城門望九峯風光處處與人逢不知雪後春多少

繡嶺庭前看種松

與石泉

我醉欲眠君且坐君如倦坐亦歸休明朝有意抱琴至

歌我風梧滿院秋

贈陸中書宏道

玉貌星瞳近侍臣禮經讀罷謁楓宸蘇州巷口宫詹館

猶憶光風坐裏春

約吳丁二友登超然堂遇雨不果

五更風雨阻遊人樹杪重泉枉自新最愛南塘兩門客
晚年於我獨情親

壽知微子七十

禪心僧臘共青山幾見游雲去復還縱是古希休便道
靜中已透百年關

索松枝于楊正甫口占代柬

每看燈市搭松枝清在燈光映月時石埠年年挑不盡
今年剛得一篇詩

次盧師陳感事一絶

五月新堤築未成低田愁聽桔槔聲只因多却黄梅雨不是人間地不平

問彭明府之疾

兩月無聊謝簿書金莖露遠渴相如二泉病客尤踈懶只有題緘為起居

畫鳳

鳳凰不見已多年回首西康思杳然珍重錢郎移竹意

庭前雨露是堯天

畫蝶

借得春風便作狂不知夢裏是蒙莊世間更有癡人在塗盡朱鉛竟日忙

得蘭畹和章再用前韻

畫裏巾曾見大蘇短簷高桶舊相呼直須喚醒千年夢赤壁舟中認故吾

題畫 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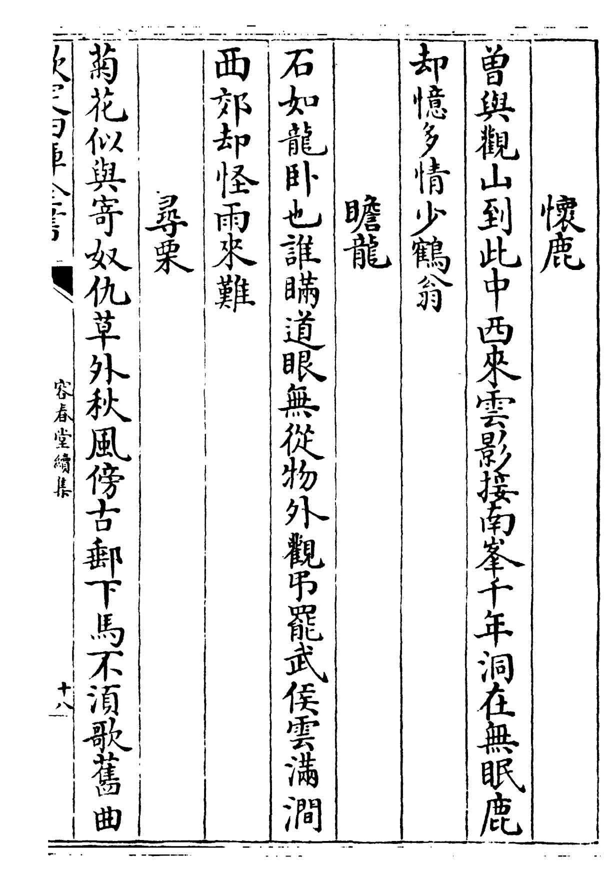
半山臺殿倚秋空仙馭荒唐野樹紅興到孤舟更何處
天留高閣惠泉東

仙家樓閣海中桃麗日晴雲鶴羽高正是聖明開壽域
八荒民物共甄陶

廬山覽秀四詠

慕蓮

匡廬北有蓮花峯濂翁曾此留行蹤請君試論愛蓮說
今日看花同不同



懷鹿

曾與觀山到此中西來雲影接南峯千年洞在無眠鹿
却憶多情少鶴翁

瞻龍

石如龍卧也誰瞞道眼無從物外觀弔罷武侯雲滿澗
西郊却恠雨來難

尋栗

菊花似與寄奴仇草外秋風傍古郵下馬不須歌舊曲

九原應重感行休

米老拜石圖

伊人一拜石逾高僕僕長勤笏與袍我亦低頭敬貞介焚香時復向巖嶅

偶聞書香

少愛新書楮墨香不辭書價借錢償坐來精舍還懷舊海鶴詩中萬卷堂予二十歲時海鶴寓予家嘗題先世畫有萬卷一堂邀我共之句

鶖湖先生以閒居二絶見寄次韻奉答

黃閣歸來鬢未華一緘今與故人誇㕓巖東下江如練猶憶維舟傍荻花

經綸收却不論功樓閣新成碧倚空讀罷黃庭時策杖還從野老賦魚蟲

冬日山行與從者二僧

肩輿乘興入山中晴愛西風帶北風指點聽松庵外路冬青樹老子初紅

遊從俗客不如僧此語吾聞識者曾今日山中逢二子

袈裟風引路登登壬申冬歸遇今太宰陸水村謂予曰公歸山行從以俗客不如僧也今思之信然

陶節婦

節婦史叅將春之伯祖母也年二十一而寡能守節以撫夫之幼弟襲世職指揮再傳至春進都指揮論者歸功焉節婦壽八十二嘗受貞婦之旌云

靖江千里建高牙元是湖南老將家一髮千鈞傳壽地
祖姑貞節已褒嘉

以蜜术問南沙

醫家白术重天台郡守曾將蜜浸來嚼罷不知香滿室

桃花流水夢瑤臺

山中雜詩

一派泉分九竅流地中竅竅盡通幽行人到此腸堪斷

不用松風滿月樓

八年月會七人同山水之間一醉翁就裏園翁更竒絶

每留餘興托愜公

秋華十詠次如山

木樨

小山歌罷剩條柯漫道香多色未多千古廣寒真賞在
滿天風露夜如何

雞冠

文裝簇簇向晨稠長送星光過孟陬縱是無聲報昏曉
也應有色紀春秋

玉簪

湘妃鬐畔有遺瓊却傍秋風草上生莫為投桃浪相報貞心須待月華明

孩兒菊

菊名非菊恨虛聞中有幽香為解紛采采秋風籬落畔獨嫌荒草欲教芸

錦燈

翹翹楚楚復茸茸每向無人覓處通野客不知蓮炬美曉行剛愛錦為容

秋海棠

離離秋草綴紅芳春睡初醒又晚粧不是嬌姿解愁絶人間人自有柔腸

黄葵

花到秋葵淺着黄有根還自保無傷野人寸赤能如此應託芹衷獻上方

金錢

子母錢成不用蚨朝朝庭下見金夫采來若也堪沽酒

道上人人醉欲扶

大蓼

秋風夢逐楚江蘋誰向指前幻此身最是九歌收不盡年年相對怨騷人

鴈來紅

中秋月下墮紅雲濯濯清波錦有紋剛道鴈來顏色好更堪江上日初曛

書姚雪總扇

閑來何處獨幽尋牕對西峯雪正深萬卷三冬非浪語
今人心即古人心

贈惠訓術秋山

甲子須臾信矣無人間元亦有蓬壺等閒悟得循環理
坐倚高松看海枯

為顧西津題畫

太古小年山日長幽人夢醒坐焚香東津有客至未至
亂石灘頭繫野航

古琴爲外舅題

流水高山不在琴無聲那得有知音長松落落秋風裏吹盡凡縁剰此心

容春堂續集卷五

容春堂續集卷六

明 邵寶 撰

奏議五首

奏議

擬祀先儒狀

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邵

題為建言崇祀先儒事竊照先儒陳澔係江西

南康府都昌縣人自其祖父世治禮經至澔尤

力探索深有所得嘗著集說一書傳在學者我
太宗文皇帝纂修大全特取其書與程頤朱熹
蔡沈胡安國易書詩春秋傳義頒布天下列聖
相承至我皇上經筵進講及教人取士亦皆用
之若斯人者可謂有功於聖經矣顧以隱處山
林名迹湮晦未蒙異典然鄉邦後進景仰風聲
如承指授片言單詞互相傳録所居之地山名
學堂至今稱之本縣官吏師生耆老人等既以

鄉賢羣祠於學又别建祠堂一所專奉澔主其
德行道誼孚被於人即是可見竊聞成化年間
節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
建議謂澔釋經之功雖未敢擬程朱亦可以次
胡蔡欲比何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例請從祀先
聖廟庭臣愚竊謂論澔釋經如學士劉定之之
言品藻已當參之鄉評又如前所云者伏惟聖
明在上中和建極制作方興朝野儒紳考究禮

學仰裨盛治者在在有之秩𣸪之祀其於奬勵所係甚大如蒙皇上俯從臣言特勑禮部轉行府縣即今建祠堂賜以春秋二祭定其祝號品式以時舉行庶於聖明表章采擇之意愈有光輝而後學亦知所興起矣緣係建言崇祀先儒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會議狀

欽差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邵為處

置糧運事今將正德五年漕運應議事件開坐

具題伏候勑旨

計開

一明賞罰以振漕綱臣等議得漕運為國重事

軍兊民交繁劇渙散若非賞罰允當則漕綱

不立徒勞無成但違誤交兊非軍機重情不

過止照常例施行以此人不警畏體得江南

州縣俱有粮長江北亦有大户各預期徵納

未嘗後時中被貪懦掌印管粮官縱容私家收受輕齎經營花費直至五六月間方纔買米又多插和沙水糠穀不肯在倉曬揚逼軍就船領兑途間經過三伏蒸浥腐爛包賠累債違限問罪黜罷降級有司官員粮長大户安坐如故合無今後司府州縣秋粮照例十月開倉先將管粮官并粮長大戶職名報知漕運衙門次將收過在倉粮數申報如有違

誤管粮官照例革去冠帶住俸戴罪完兑仍
各拘的親家屬監併完日疎放甚者經該管
粮官五品以下就便拿問四品以上具奏提
問照見行事例發落粮長大戶如有前弊從
重問治若點僉不公放富差貧罪坐正官至
於運官俱要年裏及正月終畢集水次將已
到官軍職名船粮數目開報有司閲實取印
信公文執照各差人赴漕運衙門報知一面

較斛開兌兌完開船仍每年於派粮時議將水程日數列為圖格給與各幇官收掌令其自到水次投文開倉較斛驗米飃揚交兌兌完起程過淮到京起粮及中途守風等項行至地方日塡一格同原給幇帖赴部查考參究事完嗇田漕運衙門銷繳無故違誤運官照例住俸問罪若有司交兌遲延將運官分豁罪歸有司以上罰典既已懲怠中間有司

管粮等官亦有勤慎供職先期辦集者若不稍加甄别未免涇渭同流反為貪懦誤事者所笑將使人人解體無復奮勵之志合無自正德五年為始有司管粮等官若有年裏完粮在倉又係乾潔無弊軍船一到就行交兌者聽運官呈報漕運衙門行移彼處土司量為旌奨二年不誤者加禮舉行三年不誤者聽轉行吏部定議陞用

一審徵折以通漕法臣竊惟古者為賦量地遠近定其重輕今之折徵亦當畧倣此意以為通融之計查得河南山東去京師為近民粮可以徵收本色起運京倉而歲撥薊州二十四萬石内將一十四萬石每石折銀六錢解納江西浙江湖廣等處去京師為遠可以徵收折色解赴薊州而交兊本色運赴京倉遠者載重近者賫輕揆之事情誠為未便今若

將該運薊州折銀之數改撥江西湖廣等處
每石加耗六斗六升兩尖該米一斗共米一
石七斗六升量折銀八錢除六錢作正解赴
薊州多餘二錢以一十四萬石計之共多銀
二萬八千兩若遇災免支運可充一十八萬
六千六百餘石脚價解送漕運衙門轉發淮
安府官庫收候取用却將河南山東原派薊
州折銀之數兌運本色赴京通二倉上納以

補前數彼此便利一舉兩得誠為通融之道以後薊州倉若用本色仍照舊例派兑運納及查歲漕數内支運七十萬石遞年相襲改兑軍得耗資民免運費亦稱便利今若酌量每年將江西浙江二布政司改兑粮二十萬石每石加耗折銀七錢除五錢五分仍令漕運官軍解送户部轉送太倉交收外銀一錢五分充作脚價令軍於水次倉支運二十萬

石則於歲額四百萬石之外折銀解京之數又添二十萬石且水次倉粮不致積腐而江湖漕卒少紓跋涉之勞一舉三得通融之道又在於斯以上二項就令空出軍船於本處支給行粮駕至支兌水次領運合無自正德五年定擬分派

一防河患以遠漕慮據工部管閘兼管河道主事王寵呈依奉勘得黃河水勢自宏治七年

修理之後向在清河口入淮宏治十八年北徙三百里至宿遷縣小口至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正德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因單豊二縣河窄水流漫溢將原築黃陵岡隄岸尚家東衝決三口共長二百二十步尚家西衝三口共長三百二十步溫家口衝決二百八十步喚家口衝決一百二十二步各

丈尺不等致令曹單二縣軍民田廬多被渰
沒豐縣城郭被水圍遶兩岸相對闊百餘里
無法疏濬自六月以後其水隨消隨長諸口
既被衝决若經魚臺縣塌場口入漕河則有
利無害若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寧安
平運河難保無虞等因并畫圖呈繳到臣案
照先該臣等以催儹粮運經臨直隸徐州地
方因見小浮橋河汴合流處水已淺涸詢訪

官吏人等皆云河道北從沛縣南從亳州查得山東兖州府曹單等縣地方原有賈魯故河一道西北自直隸東明縣黄陵岡等處南至哈只等口長一百二十餘里上通河南原武等縣古蹟黄河正統間河決滎陽經曹州等處衝决沙灣運河欽命大臣修治復其故道宏治五年復决黄陵岡等處直趨安平鎮奪汶入海運道被患蒙欽命内外大臣起倩

軍民夫役將黄陵岡等處决口築塞繼於河北五里築一大隄長一百三十里兩邊密栽卧柳以固根基復於臨河築一小隄自黄陵岡起東南至單縣浮岡集長一百八十里障蔽大隄以防崩潰沿隄各立鋪舍僉點夫老廵視防守隨時修理實為遠慮數年之間居民獲安漕河寧順臣等愚見河既遷動竊慮昔年所築黄陵岡大小二隄水勢逼近萬一

決潰非但害於居民而運道必將復受其患
隨據曹縣備開揭帖如臣等所慮尤恐未的
已經行仰本官親詣踏勘備呈如前臣等竊
惟水性無恒而黄河遷徙尤難定據今既衝
決如此所幸秋暮水消未成大患若非預為
之防來年春夏水溢或有鉅野陽穀之決患
不可測合無轉行山東河南鎮廵幷都布按
三司各委能幹熟知水利官員前去黄河上

源再行逐一踏勘要見河水此時果從何處流行勢將何往定議應疏應塞處所作急起倩軍民夫役趂此水消時月預期疏塞以杜將來之患其原設夫老人等嚴加戒飭日夜從事慎終如始不許因循怠玩致民曲防竊決以小妨大以私害公若或工程重大遽難措集興修明白會議奏處

一議水次以定漕兌據遮洋把總運粮署都指

揮僉事陸潮呈開奉到議單内該山東都司把總運粮署都指揮僉事李正呈山東遮洋兩總歲運山東河南兩布政司粟米共三十萬石例該小灘鎮水次交兌緣衛河來源微細全藉漳河相合運船始通宏治間漳河上流沙淤逼水别去漕運衙門奏行工部委官疏濬引水合流接濟運道近來仍復淤塞盤剥勞費旗軍受害蒙漕運衙門議得兩省納

糧州縣俱係陸路轉輸艱難多於臨清糴米
雇船裝回水次常被無藉之徒兜攬因而竊
取插和況交兑之際正春初水淺運船不堪
重載旋交旋般仍送臨清沿河寄囤候完通
載北上往復躭延軍民俱不稱便合無自正
德四年為始將山東河南原在小灘水次兑
軍糧米通改臨清水次就令管倉主事監兑
戶部會議照舊其河道行工部疏通開坐具

題節奉聖旨水次改兌准行一年如果便利再行議處欽此欽遵今歲值天亢旱小灘以南無水接濟雖費工力亦難疏通幸改臨清交兌船無淺阻委的便利但小灘鎮交兌年久居民開集互市又得包攬侵漁幷賃地之利令輙改移不遂所欲或生異議而臨清係衝要地方弊因事起亦不能無伏乞議處永為定例等因到臣臣等看係原奉欽依再行

議處事理合無定議應否因革施行

一均加耗以一漕規據遮洋把總運粮署都指

揮僉事陸潮呈據南京水軍左等衛運粮指

揮等官唐輔等呈備旗軍梁道仙等狀告遮

洋一總兌運山東河南本色粮米一十萬石

赴薊州倉上納彼時舊倉近便運船不費盤

剥又省車價每正粮一石止與耗米三斗兩

尖其後倉移城内深入窵遠遇水淺涸運船

止泊舊倉河下雇車入城原議耗米不勾脚
價累軍陪補且如本總與山東官軍同一水
次彼則每石得耗米三斗一升兩尖赴京通
二倉交納每石明加七升遮洋等官得三斗
兩尖赴薊州倉交納每石却加八升少得一
升多納一升併虧二升之數兩總程途以直
沽分界山東運船到張家灣三百餘里上京
陸路止六十里尚稱不敷遮洋船涉海盤河

將及千里内多淺阻雇剥繁難及至舊倉又有陸路八十餘里加以帶運布花二十萬疋除包水旱脚價驗出不堪買陪折納兼要貼助本運畋兑以致累損疲憊苦不勝言且有司徵粮凡稱兑運止是一例未嘗分别遮洋耗少減派小民利歸粮里害累貧軍等因到臣臣等議得兑粮加耗有等葢為道途遠近所費不同是以多寡均足其用今遮洋官

軍先因倉臨水次故比裏河少耗一升最為
允當其後改倉入城陸路車脚所費過於京
倉又加包陪帶運布花脚價并買補折納之
數委的虧累合無將遮洋官軍領兌山東河
南二省粮米照依裏河官軍一例加耗二斗
一升到倉交納亦照京通二倉明加七升
一督辦料以嚴漕計據湖廣江西都司把總運
粮都指揮等官史春楊銳呈稱本總歲造淺

船例該軍三民七出辦料價給軍成造民七料銀先年俱是本布政司隔年預派府州縣徵解本司收候官軍支領造船近年以來所司不遵舊規直待臨期分派各司府州縣出辦仍令官軍領文自去關取及到各州縣旋派里甲徵收快則守至次年三四月遲則五六月甚至二三年不得完給其軍三料銀衛所官員作弊僉撥貧難軍餘出辦拖欠難追

或侵欺那移妄行破調尤為遲慢造船官軍
恐誤裝運只得加利借債完造又據浙江都
司把總運粮并督造委官署都指揮僉事張
奎楊輅亦呈浙江布政司造船料銀往往過
期如溫台金華等衛所正德三年冬該領料
銀至次年六七月間方纔給發致使缺船裝
運遲誤交兊有司反稱軍船不到水次慿行
各該上司督責被其負累據江南直隸把總

運粮指揮郭冕呈鎮常二府并鎮江衛船料
遞年進誤又據管廠委官指揮王本等呈清
江提舉司該造中都南京江北直隷三總運
船例關領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木價蘇淮揚
三府人匠工價銀兩打造查得杭州抽分廠
欠正德二年木價銀三百七十餘兩蕪湖抽
分廠欠正德三年木價銀九千五百四十兩
淮安等三府自宏治十年起至正德三年止

共欠木價銀三萬五百餘兩每遇造船累軍
加利賒借物料成造各呈前來臣等除照例
通行催攢外議得前項料銀該十一月以裏
給料十二月造船正月船完如料價派徵所
屬不敷司府查將在官銀兩照數借支明立
文案待後補還若過期不給料價經該誤事
官員住俸年終不給聽漕運衙門參行各巡
撫巡按官提問屢有奉行事例但各該軍民

官司歲久因循任其遲延侵那此蓋各處通

弊非獨湖廣浙江等處為然且如南京各衛

料銀恃以京衛自成化八九年拖欠到今動

以萬計雖是年年差官查催止將近年料銀

搪塞餘俱任意破調及照杭蕪二處抽分木

價專為供造運船近來那移別用遂使缺料

造船累軍尤甚今於前例若不再加申嚴則

其弊日滋京儲愈誤合無工部行移各該司

府州縣衛所今後料銀俱限十月中旬徵完
開報漕運衙門行移造船衛所差官前去支
領若過十一月初旬不完不報聽漕運衙門
參提首領官吏問罪月終不完先將各該掌
印官截日住俸完日申請關支年終不完參
奏拿問文職三年連誤者行移吏部以備考
察軍職行各該巡撫按衙門革去見任其各布
政司務要照舊先期行令所屬徵解本司收

貯聽候支領南京料銀亦照舊春自二三月秋自八九月差官解淮告驗轉發造船違者一體參究住俸問罪仍將先年拖欠料銀陸續設法補納及行各該抽分委官將前拖欠之數作急補完以後務將額定木價專聽造船支用依期給領年終照例奏報

一清逋逃以足漕額據江北直隷把總運粮指揮僉事吳鎰呈備直隷徐州左衛運粮指揮

張捷呈本衛左等五所運粮旗軍原係湖廣
武昌右護衛宣德六年調今衛原籍俱武昌
等府興國等州縣人三戶垛充田産家業多
遺在彼止是輪流一人赴衛應當在營或有
一二生息役滿隨即帶回以此在營餘丁數
少成化二十一年為因逃故數無軍駕運蒙
漕運衙門奏差本衛指揮王憲賫冊前去湖
廣公同司府官員清解一千餘名撥補赴運

深為濟用到今二十餘年漸有逃故查得本
衛原額全伍旗軍共五千六百六十二名奉
例開調别衛一千三百二十三名見在食粮
京操運粮雜差止有一千二百八十一名運
軍一千七百七十六名見在止有一千一百
七十八名逃故包運五百九十八名雖一年
一次發册清勾迄今數年全無解到致使每
船見軍多者不上五七名實為負累呈乞轉

達會議照依先年事例差官賫冊原籍清解
補伍駕運等因到臣臣等議得漕法每船軍
十名内一名管船一名掌綱司文簿一名攔
頭一名扶柁設若數内有一名疾病止得五
名牽挽日夜勞苦無時休息今照所呈見軍
不上五七名人少差多委的負累不堪糧運
之遲實由於此各該有司清軍官員奉兵部
發冊清勾視為常事任憑里書人等欺隱破

調揑報搪塞不但徐州左衛為然其餘衛所
大率類此合無行令缺軍衛所將各年逃故
運軍自祖貫址充發來歷查對清切造冊差
人賫送兵部轉送都察院發清軍御史督同
布按二司府州縣清軍官員照名挨拿起解
如正身不獲先將的親壯丁連妻解赴漕運
衙門審發各衛駕船儧運務足原額仍定議
有司清軍官清解分數以為殿最從吏部施

行若衛所并領運官將解到新軍逼害逃竄以致仍前缺伍照役占軍人事例降級充軍俱發邊方遇革不宥

申明僨運事宜狀

户部左侍郎臣邵謹題為申請計處糧運事即日以漕運糧船來遲恐遭凍阻本部議奏節該欽奉聖旨著再帶郎中一員前去依擬隨宜般運收寄欽此除欽遵外臣訪得糧船後幫尚在

濟寧上下比之往年最為遲滯以天時則寒沍
將臨以地方則寇攘方熾以人力則奔走已疲
羣心惶惶觀望畏却皆以無可奈何為諉當此
之時督漕官員都御史先該本部題准免其赴京
議事總兵參將相繼儹運未知的在何處若以
年例會議迫期不照先年督運既完然後赴京
故事輒先前進不得與今差去官屬協力催儹
恐勢分體漫未克有濟以臣愚見欲行總兵官

於濟寧迤北最後船所嚴督把總等官催儹各船前者必至德州後者必至臨清參將於德州迤北稍前船所嚴督把總等官催儹各船前者必至通州後者必至天津各會令差官員依擬般運收寄臣與原差督運及今帶郎中往來提調庶幾分任責成各有統紀後先接續彼此齊一而無急遽失序之患其明年漕運應議事件理不可誤合行漕運衙門先期差人齎奏以憑

會議臣又見得沿河一帶地方因遭盜賊荼毒居守官民多以逃生為計行運官軍亦以畏死為心視諸公務皆為末節都不省顧臣今前去欲比往年以常例調防衛之卒以常法處違誤之人勢既輕於軍興事尤重於法比雖竭心思恐難應遽臣近由南來親覩其然不能自默如蒙皇上軫念國計之重時事之艱特勑本部將臣所陳再加議擬俾可施行臣當夙夜驅馳仰

寔明命縁前項事宜非臣所敢專擅為此除咨

本部外具本謹題請旨

糾舉運官狀

户部左侍郎臣邵謹題為奉命催儹糧船舉大

義以糾運官事近據本部署郎中崔旻呈查得

本年九月初五日濟寧州地方被大夥流賊燒

燬糧船數目備呈到臣仰思國計不勝驚惕除

具題處置外參看得漕運官軍值此流賊有不

能不避之勢有不容不敵之義有不當不用之法有不可不體之情必酌於此而行之此朝廷不得不舉之事臣愚不敢不言之職也葢此賊嘯聚人衆馳突數千里内攻城掠野莫有攖其鋒者顧此運軍固非其敵此所謂不能不避之勢也但軍至十萬之衆既有都御史總兵參將為統制又有把總都指揮等官分領之又有指揮千百户等官管押之大小相承居則有衛行

則有次導前距後儼然行師之規為各官者儋爵食祿孰無是分尊君親上孰無是心死衆死制孰無是責此所謂不容不敵之義也今或圖便以先或偷安而後遂致卒伍乖方紀律失序軍不足道未聞何官以智而全何官以勇而傷何官以義而死荒忙披靡實與建置軍運之初意不副即令山東等處被賊攻圍失事地方自府州縣至守巡兵備巡撫等官見蒙差官查勘

論罪臣愚竊謂漕運都御史總兵參將體同巡
撫把總都指揮等官體同藩臬指揮千百户等
官體同守令以次較比其罪惟均倘以力之不
敵縱而不問則何所懲以為他日責成之地哉
此所謂不當不用之法也然各處兌運軍船到
遲則罪在軍民糧納遲則罪在民若水旱災傷
奏報失時以致派豁相戾則罪在有司官吏向
者漕運衙門雖經議准立法稽查緣地遠時促

卒之罪無所歸人不知警況各處衛所軍無完伍船無完具料無完價口無完糧身無完衣棄遠父母妻子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加以繁科重斂叢於一身如此而責死力可乎此所謂不可不體之情也臣待罪計司奉命督運惟兹事關
朝廷竊有所見不敢不言如蒙乞勅部院大臣詳議其是行移新任總督右都御史張縉將把總等官逐一查勘職名并失事實跡明白的確照

例於運事畢日拏問治罪總兵參將任大責重亦合請命行法庶幾分義昭明政令振肅自時厥後雖有玩心不敢復作仍勑本部每年例差監兊官員務選精練之人令其親詣各水次從實查勘除依限交兊外若有遲誤者必根究所由或在軍或在民或在官吏指實參奏係軍職行漕運衙門係民職行各該巡按御史各提問如律照例發落不許視為泛常苟且塞責其軍

伍船料衣糧鈌少及一應科斂宿弊明詔各該
衙門速為處置嚴加禁約使上下相安遷善遠
罪漸復漕規之舊天下幸甚緣係奉命催儹糧
船舉大義以糾運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典吏宋漢親齎謹題請旨

建言漕事狀

户部左侍郎臣邵謹題為廣諮詢以補漕政事
臣即日奉命處置糧船前到裏河一帶地方竊

見盜賊縱橫大肆威虐運道廢阨莫甚於此然
在我之政弊而當補所至訪察頗得一二大者
臣昔承乏部屬繼總漕司舊有所聞於今粗合
是以忘其迂陋竊有獻焉蓋徙薪之計既失於
前畜艾之圖敢忘於後伏惟聖明裁察緣事關
興革未敢擅便為此今將所言事件開坐具本
順差典吏宋漢親齎謹題請旨

計開

一糧運遲滯歲所謂四百萬石者頃因兵荒折減借留不能全至京師葢數年於今矣其始也由議派遲議派遲故徴收遲徴收遲故交兌遲交兌遲則運之遲也勢有必然者且加以民貧軍困官玩吏偷而兵荒之變又出意外論者皆知其弊然臣嘗觀我朝運法至是凡肆變國初因元海運後兼陸運至永樂間漕渠始定而海陸俱罷當時所謂法者即今

支運是也故有淮徐臨德水次四倉以受民間輸納運軍者於斯領焉歸於京通二倉雖遇災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以為裒益雖歲有豐凶而常數不缺及支變為兌繼而又有改兌向也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兌納叢於一歲之中於是軍無餘力而缺於常數豈得已哉若今南有非常之水

北有非常之寇則又不待論也當是之時所謂變通者無他不過漸復支運之法而已支法之難難在脚價不足則糧不自行其理然也茍能預處脚價以擬兵荒之事於舊例支運七十萬石之外每遇兑缺則支以補之歲必不失四百萬石之數此於國計為便而或者猶有軍民俱不便之説此則存乎監倉之人焉爾亦不可不慮而處之也但事體重大

非一人所敢獨議乞下公卿臺諫集議其當

而見之施行修滯補弊莫大於此

一臣昔在漕司見漕之為政有河渠有舟楫有

卒伍而支兑轉輸統領稽查賞罰黜陟行乎

其間其多至於億萬人其遠至於數千里而

總督都御史提督總兵協同參將三人者實

領其事茍非久任雖有聰明才智凡百事端

方講求而未及舉行既舉行而未及稽考則

亦何以責其成功哉況心懷立異事尚更新數易之弊尤有難盡言者先年少保于謙巡撫河南尚書周忱巡撫江南都御史韓雍巡撫江西兩廣皆多歷年所其在漕運都御史王竑陳泰陳濂皆先後兩任故能有成功今總督等官有缺乞勑吏兵二部慎簡其人其人既得必假以歲月俾得展布四體治官如家益圖久遠收歲計之功若其官階資深則

遷望重則遷功懋則遷遷其官不遷其地庶

幾人法並任臣前謂支運者可以無弊矣

一各衛所運船既有旗軍領運有指揮千百户

管押把總都指揮等官又為之率領而總兵

參將統焉行以幫行止以幫止進退遲速百

凡稟命蓋即行師之規近年以來把總都指

揮等官及各衛所指揮千百户不思糧運為

重或爭快便急趨以先或圖安逸緩行而後

船有幫次而人無紀律比之民運反為雜亂遇淺則止遇險則止遇盜警則止運事遲誤其來漸矣而莫有甚於此時者乞勅漕運總督都御史等官申明約束俾把總各率其屬指揮千百户等官各隨該衛所船幫不得先後暫離淺則併力牽挽險則併力救援盜警則併力拒敵敢有不遵號令者一以軍法從事書曰有備無患此之謂也

一人之論運河者皆曰三洪之難又曰五十四閘之難臣愚則曰洪閘既有定制又有專官或可以人力勝而北有白河南有清河中有開河地漫水淺雖曰無洪之險無閘之阻而為力實難擔閣糧船正在於此今既設有管河郎中二員必其住劄之地南則徐州北則河西務俾專意於清白二河約其漫流歸於一道而往來提督不失舊職其管泉主事住

劄寧陽仍令不妨原職常在開河一帶因時濬積水利壩捐車戽隨宜處置以通糧運其寧陽等處泉源每處原有人夫十名一老人領之近年以來舊泉涸者無所於濬而夫老如故至於新泉又無夫老濬之舍舊圖新以彼易此此雖小節然任其事者亦當究心乞勑工部行令所司講而行焉乃若黄河特為運道之害臣前年會議嘗有建白工部方議

修舉臣今故未言之非顧小而忘其大也

一儀真有羅四橋閘𪧐州有通江閘清江有新莊閘閘之用以時啓閉於壩為便然儀𪧐二閘有泄水之患故議者榷其利害欲大塞之若新莊閘之在清江其行久矣頃者淤壅自閘口至板閘四十餘里凡往來船隻必由淮安東關過壩沿泝淮流七八十里始克有濟其覆溺者往往有之於是濬而從閘便莫甚

焉但黄河之水近年以來數派南流皆會於此此閘既開水必内灌而沙土随之灌灌不已其塞可立而待也莫若候今年大水既退之後於新莊去處築一巨壩俾與清口對岸而渡雖車盤勞費而流沙淤塞之患可以少免伺黄河北分之日然後議復舊閘臣嘗有見於此今年夏阻風信宿益信其然乞勅漕運衙門將臣所擬再加詳議而後從事至於淮

南漕道諸闕塘疏洩之宜則有常規在時脩葺之耳臣故不敢贅論

一闕債為漕之弊久矣其初由於口價不敷及闕費浩繁科歛瑣屑之故及歸闕費於勢家日盤月積利復生利或相倍蓰至於無筭此天下之人所共痛心者也前兵闕劉大夏為戶部侍郎時有闕欲其督闕曰使我為之只好半年便可退休闕

疑而問焉大夏曰不能追債耳比闕
見袁州軍運債多談者蹙額搖首而計莫
也於是乃知前言不誣然比債之闕莫
闕備乞闕助漕司闕銀兩
每年闕際遇闕補助不使至
於無闕不得已寧請於朝照先年事例假
借於太倉焉其亦可也仍乞嚴斂物餽送之
禁申帶貨津助之例以加惠軍士若科條節

目請闕

議而行之非臣所敢擬也

一裏河儹運始於平江侯陳瑄工部尚書宋禮

志記備載不可誣也淮安清江浦故有瑄祠

秩諸祀典而禮獨湮没無聞識者恨之今工

部建議禮部覆奏幸蒙聖明肇舉祠祀昔之

恨者莫不稱快但今山東地方災盜相仍所

司未能修舉葢猶缺典也且瑄之後平江伯

能近以無辜削爵從戎至追及其誥劵今雖

公道昭明悉復其舊瑄如有知震懼之餘雖有祠祀未遑休享乞勅禮部申行山東所司伺兵事少暇將宋禮祠堂依擬修舉仍專馳介使少齋香帛親詣瑄祠以慰其靈亦鼓舞漕士之一端也